

押钞员人生:生死一线间

工资仅1千多元,装备防君子防不了小人

5月8日,押钞员朱宏林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捕。一个月前的4月7日,他在沈阳市苏家屯区枫杨路上的建设银行营业厅里,将前来银行取款的储户计程一枪打死。

同为当事人的运钞车车长赵大翔已被停职。中央电视台记者曾向他发问:“你对死者家属就不觉得愧疚吗?”他说:“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啊。”

在沈阳,朱宏林和赵大翔有三千个同事,其中一千多人每天端着枪,工作在运钞车上。其余近两千人担任守库、地面执勤等工作。

2003年1月18日,也是这个城市,劫匪用遥控炸弹炸开运钞车,枪杀司机,劫走现款,轰动全国。那一次,押钞员一死三伤。案犯张显光三年后方被抓获。2006年底,福建莆田一名押钞员用手中的防暴枪,射杀了自己的同事,抢走所押运钞车上的23万余元。这个特殊的行业,似乎正在迎来一个多事之秋。

幕起 |

7:50 开始上班

“01,01,239 出车送所。”大勇朝着对讲机说,一边在表格上记下时间:“7:50”。

车长大勇、司机强子、王晓、张立军,374 车队的239 号运钞车。在这辆车上,大勇的角色是“押运”,俗称“车长”。按照规定,他坐在副驾驶座上。239 号车和这四个人的一天,就此开始。

银行早晨开业前的“送所”(将现金从金库送至各营业网点),和下午下班前的“接所”(将现金从各营业网点送回金库),是他们每天的固定工作。

拐两个弯,停车。强子手边的小显示屏显示出运钞车后面的状况。

尾箱打开,镜头自动切换到里面。取款完毕,门关上,“咣当”,镜头重新切换到运钞车尾部。

又拐一个弯,前行2公里左右,停车,镜头切换,“咣当”。

驶进辽宁大学,左转,进一条小街,停车,镜头切换,“咣当”。

……

239 号车的线路包括5个银行网点。大勇说:“每过一个点,心里就踏实一些。”

从高中毕业后当上经济警察,强子干押钞这行已经14年。1996年沈阳市组建金融护卫中心,有七八百名经济警察直接并转过来,强子是其中之一。

239号车,是沈阳市金融护卫中心的第二批运钞车,已经用了八年。车厢的外壳由防弹材料构成,车窗全是密闭的,只留有一个可供枪管伸缩的射击孔,以防万一。

“强子啊,你这空调得修修了。”随行的银行职员说——几个送风口都感觉不到丝毫凉风。“嗯。”强子应了一声。银行职员穿着短袖衫,汗珠依然渗了出来。强子和大勇他们四个还穿着长袖制服,外面套着防弹背心。刚5月天,高度封闭的车厢已经闷热起来。



一名押运员在押钞车上

装备 | 防君子防不了小人

正跟指挥中心通话,一阵杂音从扩音器里传来。大勇笑笑:“串台了。”

五一期间防抢演练,大勇扮劫匪,刮蹭运钞车。车里的队员报了警,确认躺在地上的“劫匪”没有生命危险,掉头驶离。

在沈阳,押运员们每年有一次体验射击的机会——5发子弹,除了“实际演练射击”,也是因为“霰弹磨损之后,落地都容易响,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消耗掉”。所以,大勇上一次开枪,是半年多以前的事。除了这5发,他们平时模拟训练用的是教练弹,防抢训练用的是纸炮枪。

“‘1·18案’那样的遥控炸弹,你能怎么防?说白了现有这些装备也是防君子防不了小人。平时没事,但谁都明白:出了事就是非死即伤。你说这样的情况下,心理压力能不大吗?”护卫中心一位管理层人员说。

在这个行业,从银行内部到营业区域那道厚重的钢制大门,叫做“生死门”。那么,押运企业通过改善装备、提升

风险 | 业务增加,生死一线间

“1·18大案”过后的那一年,护卫中心有着说不出的、道不明的复杂情绪:受伤者刘雪森全身上下还有八十余块弹片,医生说取出几乎就等于要把整个人拆烂了,他手臂皮层里突起的弹片清晰可见,每一个见过的押运员“这辈子都忘不了”,大勇说:“咱们有个职业病——不管在哪儿,一听见开门声就马上回头。”

但也正是这起大案,成为全市金融押运行业的一个重要节点。1997年金盾护卫中心只有30辆运钞车,六七年中心也不过新增30来辆。大案后一年工夫就新增了100多辆。案发时遭抢的运钞车,还是银行的自备车辆,两三年的时间里,全市金融押运业务迅速集中到护卫中心。不但如此,护卫中心新辟了提款业务,由提款员拎着款箱走过从“生死门”到运钞车的一段路。

也正是因为“1·18大案”,每辆运钞车上增派一名持枪人员。于是,沈阳成为全国惟一每辆运钞车配备四名押运人员的城市。

“每增加一个押钞员,成本增加3万。”押运中心副经理刘吉福说,“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算经济账了,得算政治账。”

防卫能力的空间有多大呢?

沈阳市金融护卫中心的营业收入主要包括两部分:运钞车服务费用和地面执勤人工服务费用。

240辆运钞车,是护卫中心最主要的资产,也是主要的利润来源。

1996年开业之时,押运员的基本工资是305元,现在上涨到600元。相比之下,服务价格的浮动不大。运钞车的收费标准在十年中从21万上浮到23万,人员服务价格从每人每月1100元上浮至1300元。

十年下来,沈阳市金融押运中心的利润率已近10%——7000万营业额,纳税三四百万,全年的盈余在三百万元左右。对押运企业来说,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?

就在5月13日,央行在重庆订购的39辆奔驰防弹运钞车交付使用。每辆身价百万,是普通运钞车的5倍以上。据报道,它们拥有国内最高级别的防护性能。这样的运钞车,对沈阳金融护卫中心来说还是不可想象的。

这本就是一本经济账和政治账搅在一起的账。

“这几年银行为了拓展业务,搞很多上门服务——大客户不用出门就能办理。”这样一来,原本只和银行、金库打交道的运钞车,现在常出现在企业、商场、医院等等地方。

这一天239号车做了四家上门服务——铁通公司、安泰保险、市科委、区教育局。

“这些单位环境都算是不错的,有的大商场,押运员要挨个提完所有的ATM,逛街的人挤挤挨挨的,我们得从中间挤着过去。谁愿意干那样的活儿啊!”

这两年,强子越来越为停车的问题头疼。“现在车太多了,门口经常给你停得满满当当,能插个空进去去就不错。”这样的时间,运钞车被夹在众多社会车辆中间,车距只有几十厘米。“更别提小巷子里卖毛嗒的、卖报纸的、开倒骑驴的什么的,按喇叭也没用。”

所有这些都是风险因素。对武装押运来说,除了增加人员和枪支以外,似乎别无选择。

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:“越有风险,就越增强武装;武装的增强,同时也意味着另一重风险的增加。此次枪击致死案,就是一个例子。”

待遇 | 工资仅一千多

这一天的路上,239号车按规定路线又一次开进拥挤的路面。一辆“倒骑驴”(用来载客的简易机动车)在运钞车左前方缓缓走着。运钞车的车窗是封闭的,只留有供枪支伸缩的射击孔。于是大勇隔着前挡风玻璃伸手指向骑车人,示意他躲闪,不料骑车人马上反过来也指着运钞车。

护卫中心遇到过的最荒唐的事,是在银行门口的小车里,看到驾驶员抱着一支乌黑的枪。押运员马上报告指挥中心,记下车牌号,作为重大敌情。警方调查了解后才知道:那是一支假枪,车主带着它,是为了取款时心里踏实。

中午,是押运员休息室最热闹的时候。这一个小时里,他们可以打牌、聊天、下围棋。大勇每天的时间,不在运钞车上,就在这间休息室。

沈阳市金融护卫中心总经理助理佟葆辉说:中心三千名保安员,来自待业青年的占50%以上,复转军人占20%,其他有一些企业下岗人员。招收录用的基本标准是高中毕业。近两年,押运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已经占到10%。

队员的待遇如何?干了十几年押钞的强子,现在一个月能拿到“一千冒点头”。这个数字赶不上沈阳市出租车司机的平均收入。“可这是上了保险之后的啊!中心有不少开钞车的,都是从开出租车转过来的呢。”

全中心的平均工资,是每月700元。90%以上的押运员出身工人家庭。在沈阳这样一个老工业基地,“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份正式的工作,保底(东北话,保险、可靠之意)。”

17:50,239号车接完了最后一个网点。

“01,01,239 全天收车。”全天运行35.2公里。

在人们的想象中,这是押钞员一天工作的结束。

业内人士指出:工资低、掌握枪支,这都是风险因素。在目前的情况下,就是靠半军事化的管理,来保证队伍的基本稳定。

干了12年押钞的王继东说:“咱刚到中心的时候,只能拿300多元,现在一个月将近900元,还有保险,还有啥说的?在沈阳还能有啥单位做到这份儿?”(押钞员王晓和张立军系化名) 据《南方周末》

一个名副其实的“奥迪汽车大盗”日前在辽宁省鞍山市落网。截至5月21日,警方追缴回的清一色奥迪V6、奥迪100型号赃车多达27辆,还有多辆已掌握线索的赃车待缴。盗窃分子的手段和猖狂让人瞠目,而大案背后凸显的赃车市场可怕“黑洞”,大案牵扯出来的环环相扣的赃车利益链,以及暴露出来的法律法规及管理工作中的“缺位”,更令人震惊和深思。

3分钟就能偷辆奥迪

偷了30多辆奥迪,“奥迪大盗”落网牵出赃车“黑洞”

大盗落网

4月1日4时许,鞍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双山派出所教导员孙立国、民警王琳等4人正在夜巡,发现一居民楼下一辆轿车里有人正在拆除报警装置。4人上前盘查时,车门猛然被推开,一名中年男子从车内窜出撒腿狂奔。34岁的鞍山市警察大练兵活动“状元”王琳立即飞奔上前,在40米外摁住了这一中年男子。

在派出所,男子交代自己叫夏顶成,50岁,辽宁省辽阳市农民。他谎称:“不想偷车,就是想拿车里的东西。”

民警依法核对了夏顶成手机通话记录,发现近半个月来,他与鞍山市某汽车修理厂主王某、修理工翟某联系甚密。警方迅速找到了这两个人。王某供认:这两年帮夏卖了10辆轿车。翟某交代:从去年6月到今年3月,他给夏换过22辆奥迪轿车的门锁。随后,警方在辽阳市首山镇夏顶成租借的车库内,查获到尚未被买家提走的2辆赃车,以及一大堆拆下来的轿车坐垫套、多部行车执照和汽车牌照,以及被车主放在轿车内的大量生活用品。

立山分局杨玉川局长闻讯后坐镇指挥,由40名精兵强将组成的审讯、抓捕、取证、追赃4个小组,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。犯罪嫌疑人夏顶成挤牙膏似的陆续交代:自己近两年多来,先后盗窃、销赃高档轿车33辆,除一辆丰田“皇冠”和一辆“红旗”之外,余下都是“奥迪”。夏顶成供认,他把手机的闹钟定在凌晨2点,对老款奥迪轿车,他“3分钟就能搞定一辆”。有时干得兴起,他会连偷2辆车再回去睡觉。

辽阳某化纤企业附近的一个小区,总共有7辆奥迪车,在20天内全被夏顶成盗走。一个多月来,鞍山市民警从辽、吉、黑、冀、粤和内蒙古等地追缴回奥迪轿车27辆。

销赃黑网

夏顶成盗车时是“独行客”,但他销赃靠的却是一个分工明确的利益链条。警方初步查明,至少有27人卷入此案,其中12人目前已被采取强制措施。在这条利益链中,盗窃、制假、销赃、买赃,人人分得一杯羹。

办案刑警马宏拓向记者大致勾勒出这一罪恶链条的各个环节:夏顶成盗车得手后,第一时间将车送到修理厂,或是请熟悉的修理工到自己租用的车库,把原车特有的“记号”(车内装饰、车内物品、撞划痕迹等)全部“处理干净”,还要打磨、伪造被盗车辆的车架号、发动机号,重新改换车锁。25岁的鞍山市某汽车修理厂员工翟某,刚开始是

老板让他为夏顶成盗来的车换锁,一来二去熟悉了,就成了夏顶成“招之即来、来之能干”的小伙伴。每换一次,夏会给他100元的“小费”。

第二个环节是制作假证件、假手续。庞大而专业的制假贩假黑窝点,为盗车者提供了莫大方便。据夏顶成交代,起初他是到沈阳某大学附近的一个黑窝点请人制假,后来这个窝点搬走了,他又通过手机短信很容易找到了在沈阳长住的湖南籍女子蔡某。夏顶成把样本给蔡,一般第二天就能做出来,价格只要300元—400元。伪造的证件有行车执照、年检、税票、保险和养路费缴纳标识等,总之是要有啥有啥。制好后,或是夏亲自到沈阳去取,或是蔡某通过城际快客捎过来。4月17日,双山派出所副所长张辉带人赶赴沈阳市,将蔡某抓获。

第三个环节是销赃。夏顶成盗车得手后,一个电话打出去,就有倒卖赃车的人为他联系买主。警方目前查明替夏顶成销售赃车的有9人,其中既有4家汽车修理厂的厂主,也有专职倒买倒卖“赃车”的中间贩子。赃车信息的发布渠道同样相当畅通,有通过媒体广告的,有通过手机短信的,甚至还有堂而皇之通过互联网的。内蒙古通辽市的一位买主,就是通过上网查询和QQ联系,从夏手中买走了一辆赃车。

最后一环是买赃。购买夏顶成赃车的人三教九流,大多数是居住在县、镇的农村人,但也不乏城市居民,甚至还有3名政府公职人员。不少贪图便宜的买家,明知国家规定机动车不允许场外交易,明知这些赃车没有合法完备的手续,但在每辆奥迪赃车只卖二三元钱的诱惑下,还是甘心买下赃车。

赃车“黑洞”

立山分局杨玉川局长分析认为,当前盗窃、销赃机动车案件猖獗,根子在于赃车市场需求太大,法律、法规和相关管理多有缺失。

多位办案民警告诉记者,没有人能说清现在国内有多少非法交易的黑车。但从全国各地屡屡发生的盗抢机动车案件来看,黑车市场如同“黑洞”一般,吞噬能力惊人。夏顶成专盗“奥迪”在圈内小有“名气”之后,总是有人问他手里有没有奥迪车,催着“要货”。夏顶成也基本上是“以销定产(盗窃)”。此次“失手”的前5天,大连一个“车贩子”刚刚从他手中“提走”2辆奥迪车,并留下了“你有多少我要多少”的承诺。

双山派出所所长屈丰海认为,机动车修理业有法不依,有章不循,管理上有死角,也是机动车盗抢犯罪屡打不绝的原因之一。据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 魏运亨



工作人员在检查追缴回的被盗奥迪车(5月14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李钢 摄